第五章

“我还活着吗？”

“你还活着。”

“其他人呢？”

“他们都离开了。但那个叫做上官云的女娃子给你留下了这块玉牌，她说如果你在极京城遇到麻烦时这块青玉牌或许能帮得到你。”

安然睁大了眼睛，才看清正在与他说话的是那日和他坐在同一棵树荫下手握一把七尺长的月牙铲的“花和尚”，而他自己正平躺在地上，浑身无力。他说道：“没想到一直在和我说话的是您，想必也是您救了我吧？”

“花和尚”把安然扶了起来，说：“是的。当我赶到这里时看到你们三人都倒在了地上，但那时你和那个白衣少年都已经伤重濒死，幸好我还来得及救治你们。不过你伤得更重，我都有些束手无策，如果不是你自己的潜意识中有如此强烈的求生欲望，即便我有再高超的医术也救不了你。你得感谢你自己，或者说你觉得自己不该就这样死在这里。”

“幸运的是我终究是活了下来，或许是因为我对别人所做的承诺还未能兑现，所以我还不想死。”安然说道，“但没有大师您的救治恐怕我如何强烈的求生欲也救不了自己。”

“花和尚”继续说道：“你此行去往极京城所为何事，那里据此地可有千里之遥？”

“为了找一个人，一个我并不认识的人，因为他能帮我去找那个我真正想要找到的人，虽然那个人我也不认识。”安然说道，“其实我是受人所托要办成这件事。”

“想必向托付你这件事情那人对你而言非常重要，不然你也不会为了一个承诺而产生如此强烈的求生欲望。不过这也是好事，若非如此或许你或许挺不过这一关，一个人若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那么他的意志力也会随之瓦解，幸好你的意志力足够的强，让我来得及救你，同时也让你挺过了这一关。”“花和尚”望向了前方，那是通往极京城的方向，不过前方目之所及的只有一座小城，极京城还远在千里之外，“花和尚”说道：“想来也奇怪，你此行是为了去往千里之外的极京城找人，已经离开的那个叫做上官云的姑娘不远千里从极京城来到山城也是为了找人，那个白衣少年同样也是，你们三人都是为了找人却最终不知为何而大打出手，你们如此年轻却为了莫名的缘由而把拼个你死我活，实在是不应该啊。不过，他们两人要找的人都在你我身后那座山城中，而你是来自于那里，或许你再次遇到他们时能帮得到他们找到自己寻找多年的人。想来他们二人或许是因为多年寻找自己很珍视的人却总是败兴而归而一时失去理智才大打出手的吧！”

“那大师您呢？您也是从山城出发经过这条路的吧。”安然问向“花和尚”。

“是的。”“花和尚”用右掌贴向了安然的后心。

安然顿时感觉到一股暖流从后背传来慢慢融入了他的身体，他感觉到原本使不上劲的身体慢慢变得有力起来。

“我也是去往山城寻访我的一个故交好友，然而同样是无果。”“花和尚”叹息道，“不过，这也无妨，如果我和我的这位老朋友无缘的话，那也强求不得。有些事，必须得看开。但在山城中，我和已经离去的上官云姑娘和那个白衣少年倒是有过一面之缘，我看到的他们和你看到的他们或许不一样，这也正是我想要告诉你的。

“我看到上官云和你看到的上官云或许都一样带着一股傲气，但我能感觉到她的内里还只是一个善良温柔的小女孩，看她的样子来说她应该和你差不多大，我希望你再次遇到她时不要伤害到她。她是个表现得很坚强其实内心柔弱的孩子，她的内心渴求着有人去保护她。她和你一样也都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孩子而已。而且在她昏迷不醒的时候她抓着我的手一直在喊着一个人的名字，”

“名字？”

“应该是她小的时候经历过什么吧！或许那些事给她留下心理创伤，就像我以前认识的一个朋友一样。这孩子和我的那个朋友一样表面上要强，但内心里却总渴望着被保护和关心。所以我希望你们如果下次再见，你不要伤害到她。”

“我答应您我不会伤害她。”安然望着“花和尚”的眼睛平静地说道。

“好。我相信你。”“花和尚”说道。“而至于那个白衣少年，他叫做白易涟。我在山城见到的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却又几分豪气的少年侠士，我听闻他喜好结交侠士，一路上行过不少善事。这一点或许和你看到他很不相同。”

“确实很不相同，但是我第一眼看到他时也觉得他应该是您描述的那样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少年侠客，可实际上那只是他戴了一副面具，我看到他面具下的真实模样。结果，我差点性命不保。但我并不怨恨他，我只希望以后不要再遇到他，因为到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或者说，到底我该面对的是那个温文尔雅的他呢，还是那个凶狠残忍的他。”安然用略带嘲讽的语气说道，但他嘲讽的其实是他自己，因为他这句话也是在问自己该怎么办。

“花和尚”松开了抵在安然后心的那只手，他坐到安然的一侧，对安然说：“永远不要轻易的去对一个人下结论。就像你和我看到的两个不同的白易涟，在你看来我看到的是他的所戴的面具，你看到的才是真正的他，但实际上或许我看到的就是他本来的样子，而你看到的是关在他心中的一头猛兽，而且那头猛兽伤害到了你。如果说人就像是戏台上的戏子一样戴着面具，那么你最需要在意的不是人有多少副面具，而是他戴着哪副面具最久，因为面具戴久了就成了人的脸，而其他的面具还仍旧只是戴在脸上的面具。

“其实，我想对你说的是：虽然之前你和白易涟剑拔弩张，但我希望你们下次再见时，你不要以之前他留给你的印象去看待他。我希望你能够去包容他人，即便那个人对你做过很过分的事情。因为你们都还很年轻，都不过是十四五岁的少男少女，却意外地已经经历过了生死；你们人生的路还很长，人本身也是多变的，不要用既定的眼光去看待一个人，要更多地去包容和接纳别人，这样你才能看到很多人不一样的地方。人这一生光是看清自己都尚且不易，更何谈看清别人，多一些宽容和理解或许你你能多交到一个朋友。”

安然静静地听完了“花和尚”的一大段话，才说到：“您说的道理没错，而且这道理我以前也听别人讲过。那时，我在私塾也受到过一些来私塾上课的孩子的欺负，我没有去记恨他们，我只是还记得这件事，就像是几天前在山城我在山上打猎猎到一只野兔一样。”

“花和尚”一直静静地望着安然的眼睛，感觉就像是望着一面没有涟漪的湖面，湖水是纯净而透明的，但是他却感到一点淡淡的忧伤。他的眼睛不会说谎，他真的没有说谎，他真的没有记恨那些小时候欺负过他的孩子，但是此刻我正望着的却似乎是一双不会笑的眼睛。“花和尚”在心中对自己说道。

“花和尚”对安然说道：“其实，道理是好说难做的，就像这世上的很多事一样。虽然我也希望你能够去宽容和理解伤害过你的白易涟，但是对于你我更希望的是你能够宽容你自己。如果说你和白易涟我只能救一个的话，我希望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是救你自己而不是其他人。”

安然听到“花和尚”的话后怔住了，他突然间想起了以前“老先生”对他说过的一句话“人不能妄自菲薄”。安然反应过来，向着“花和尚”拱手道：“晚辈受教了。”

“花和尚”听了安然的话后很是欣慰，他拍着安然的肩膀对安然说道：“安然啊，你能理解我的用意我很欣慰，但很多世事就如同讲道理一样：话容易说，但要做到却并不容易。只有你把自己看得有价值，你眼中的其他人才会随之变得有价值，若非如此你只不过是在强迫自己去认为那些人对你很重要而已。虽然我自认为啰嗦了这么久，但我还有一句话必须要对你说。”

“您请讲。”安然说道。

“你要记住，在人的一生之中生命是最为宝贵的，你不可能会有第二次生命的机会，所以好好保重自己，同时再好好保重他人的生命。”

安然再次向“花和尚”拱手道：“在下记住了。我从未想要过取人性命，只是当时我已经是强弩之末不知为何会把白易涟伤得如此之重。”

安然继续说道：“不过想想，白易涟和上官姑娘都是为了找人，而且他们要找的人都在那座山城中，可是多年来他们都一无所获。或许他们要找的人早就离开了那里，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要找的人会不会是彼此呢？”

“花和尚”说道：“你的推测不无道理，但是具体的情形你我都不甚清楚，如果你在此遇到他们中的一人你可以把这个推测转告给他们。”

“不过白易涟一出手就要伤人性命，我不知道我的话他会不会听。其实，我并不想在遇见他。我担心他还会记住这次的仇怨不放呢！”安然说道。

“这个你不用担心，这次他在生死边缘徘徊过，或许他能明白生命的宝贵，不会再那么做了。而且他承诺过我，他下次见到你绝不会与你大动干戈。其实，他或许并不是你想象那样。”“花和尚”说道。

安然苦笑着说：“只要他不把其他人的性命当做儿戏，他怎么对我我都不在乎。”

“生命是最宝贵的事物，你已经经历过生死，就更应该珍惜自己的生命。当你再认为自己的生命没有价值时想一想你的生命不仅仅是自己的，而是那些救过你、帮过你、甚至只是对你寒暄了一句的人们给你的，你的活着不只是因为你自己。你要活着，为那些人而活着，为了你自己而活着。记住这些话，安然。”“花和尚”说道。

“您的话都很有道理，但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全部记得？”安然说道。

“你只要记住对你而言你自己是很重要的就行了。”“花和尚”说道。

过了半刻钟，“花和尚”向安然问道：“现在感觉如何？你可以站起来活动一下试试。”

安然慢慢站了起来，他感觉得到身上的力气慢慢地都回来了，之前全身无力的感觉也渐渐地消失了，顿觉神清气爽。他说道：“我感觉全身充满了力气，不再像刚才那样浑身无力了。谢谢大师！”

“你现在还觉得腿脚有些乏力是因为久坐的缘故，稍微活动下应该就没问题了。而你之前觉得浑身无力是因为体内的元力失去了控制在经络内乱窜，我刚才封住了你体内的元力并进行了疏导，这些在你体内自然生成的元力会更快的助你修复损伤的经络，你也能更快的痊愈，但是在一个月内你都不能再动用元力施展术法。不出三天，你的伤就会痊愈，但是切记三天之内千万不要再使用元力，因为你体内的元力会在剩余的时间内调理好你的内伤，你如若动用了元力说不定之前的一切就会功亏一篑。”

安然双手合十，对着“花和尚”拜道：“大师，感谢您的救治。在下无以为报。”

“请起。”“花和尚”扶起安然并递给安然那枚青玉牌，说：“你不用感谢我，只要你在看到他人有难的时候记得有人也曾在你有难的时候帮助了你，我就心满意足了。”

安然接过青玉牌，说：“大师的话在下谨记在心。”

“那我就放心了。”说完，“花和尚”握着月牙铲一步步离开了，而这次他去往的方向却与他之前离开安然时的方向相反，是去往山城的方向。

望着“花和尚”一步步远去，安然向着“花和尚”大喊道：“大师，您不是要往极京城的方向走吗？怎么又往山城的方向走？”

“花和尚”没有回头，同样大声向安然回答道：“看到你，我觉得我应该再去山城再尝试着找一找我的那个老朋友。一路保重，安然！”

在目送“花和尚”离开后不久，安然也踏上了去往极京城的旅途，他走了好一会儿看见前方有一座小城，而此刻将近正午时分，正好是可以进城的时间。他决定进城，找到一家饭馆填饱肚子。

安然在城门口时注意到了城门楼上大大“沂水”两个字，他记得在怀中的地图上沂水这个小城正是他通往极京城的第一站。看来我没有走错路，安然心中暗暗对自己说道。安然注意到此时正值正午，进出城的人寥寥无几，他走到城中看到这条贯穿全城的长街靠近城门楼的这一段竟然只有寥寥无几的行人，他看到街道两旁的摊贩也几乎都收摊了，大抵是因为天热没有生意回家避暑了。

没想到现在是正午时分，那日我和白易涟是在日暮时分打了起来，而眼下是正午时分，看来我昏迷了最少一日；而上官云和白易涟在我之前先后离开，恐怕他们最少是在昨日离开的，按照他们骑马的脚程已经离开了这座沂水城去到沂水之后的下一座城了，这样我就不用担心遇到他们了。安然心想道。

在经过城门又走了一小会儿之后，安然终于在前方转角处看到了一家叫做“悦来”的客栈。这基本上应该是每座小城中的一间客栈的通称了吧，不过能让我填饱肚子喝口水就不错了。安然心想道。

“年轻人。”

安然听到一旁有人在喊着什么，但他并不在意，因为这与他无关。

“年轻人，我在喊你呢！”

安然转过头看到左边有一个老者正望着他，但安然马上就转过了头没有去理会那个老者。

“年轻人，我喊的就是你。”

“我？”但安然终究是停了下来回过头向那老者走了过去，他看到老者正摆着一个摊位，老者正坐在一张木桌的一侧，他的左边立着一支算命幡，上书“算准五钱，不准十钱”。而四周，都是摆过的摊位的痕迹。安然用很快的语速向老者问道：“老先生，您找我有事吗？”

“当然有事，每个路过的这里的人我都找他有事，因为我要找他们来我这儿算上一卦，这样我才能谋个生计。所谓走过路过不许错过，我看你我有缘，不如我给你卜上一卦如何？”老者说道。

“我不需要，我还有要紧的事要做。”安然拒绝道。

“你所说的要紧事不过就是五脏庙，前方转角处就有一家客栈。”老子说道。

“先生说的没错，我正要去往前面的客栈。”安然说着却转身要离开，他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

“你此行路远在我这里卜上一卦也浪费不了你多少时间，或许我这一卦对你大有裨益。”

安然并没有理会算命先生的话，继续向着前方的客栈走着，走的时候安然轻轻地在算命先生的木桌上摆下了十枚铜钱。他想起了“花和尚”也想起了老头子和老先生，他们都曾不求回报地帮助过他，所以他留下了十枚铜钱，这些足够算命先生算两卦的了。

“算命先生”也注意到了安然留下的十枚铜钱，“算命先生”先是一喜但当他注意到铜钱的数量是十枚时他脸上的喜色瞬间就烟消云散了，他从袖中摸出两枚算卦用的甲骨，望着背身离去的安然轻轻向空中一抛，很快他就向着离开了大约二十米远的安然说道：“我可以算出你此行的目的为何，年轻人。”

安然突然停下了脚步，但算命先生正以为安然会回过头来的时候，安然继续迈开了步子，他并不信算命先生的这一套。

“年轻人，你此行是为了找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我说的对不对？”算命先生说道。

“说的没错。”安然停了下来，他背对着算命先生接着说道：“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去到另一个地方不是为了找人就是为了找什么东西，您说的当然不会错。而且您这种说辞我早从别的算命先生那里就听过了。”

“看来你听错了，年轻人。我说的是你要找的是一个人或者一个东西。”

“有什么不同吗？”

“你要找的有时候是一个人但有时候却是一个东西，人和东西都是你要找的，但在同一个时刻这两者中只有一个是你要找的。”

安然不明白算命先生这句话的意思，但他也并不想花时间去想这句话的意思，他只想快点去到前面的那间客栈填饱肚子。“您说错了，我要找的是一个人。”安然头也不回的迈开了步子去往前面的客栈。

“年轻人，我之前见到了一个身穿白衣的少年，和你年纪差不多，是个翩翩美少年；而在他之前，我看了一个骑着白马的少女，是个倾国倾城的美人坯子。”算命先生突然说道。

“你这话什么意思？”安然转过头望向算命先生的方向，但他却发现算命先生的摊位上已不见算命先生的人影，那支插着的算命幡也不见了。

“年轻人，我在这边。”安然听到算命先生的声音从另一侧传来而且离他还不远，安然转过头看到算命先生就在他的右边二三米处，他看到算命先生只是腰间背着个靛蓝花色的包袱而已，那个长长的算命幡却不见了。

“年轻人，我知道你和那一男一女必然有联系，但他们啊已经走远了。你想要知道他们的消息呀还必须靠我，我呀不求多的只要你能带我到前面的客栈让我保住这五脏庙我就告诉你他们的消息。”算命先生扶着嘴边的一抹八字胡说道。

“好，我答应你。”

“那你可不能反悔哟！”

“我决不反悔，你也要记得自己说过的话。”但安然突然记起了他之前已经给过“算命先生”十枚铜钱了，难道十枚铜钱还不够他跑餐一顿吗，安然在心中问着自己。

“你放心，”“算命先生”大笑着对安然说着：“我说话从来都是算数的。”

但此刻的安然却在心中告诫自己：他眼前的这个人很不可信。他之所以答应这个“算命先生”是因为他一时记起了之前救治他的的“花和尚”，“他所需的也不过是一顿饱饭，我的盘缠还能够应付得来，而且不管之后如何，我都得让他离开不要纠缠着我。”